

# 化我霜毫作鹏翼

## ——张鹏翼先生鸡毫笔书法浅谈

温作市



张鹏翼（1898.12.14—1996.3.1），浙江平阳人，字冲羽，号自怡、养拙、忍默居士，斋号紫霞山馆、知味斋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浙江省文史馆馆员，温州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。著有《紫霞山馆诗存》，书法方面有《张鹏翼书法选集》《张鹏翼书前后赤壁赋》等，书法作品为海内外多家馆藏。

解读张鹏翼先生的书法艺术，他的书写工具“鸡毫笔”是一个绕不开而有趣的话题。

鸡毫笔属于软毫中至软的毛笔，古代书学论著偶有提及，又多语焉不详。明陈继儒《妮古录》载：“宋时有鸡毛笔。”一些普及性的书法读本这样描述：“鸡毫笔，用纯白鸡胸部的毛制成，性软如绵，不易掌握。”故书法家偶有使用也只是兴之所至，浅尝辄止，或迫不得已，聊解“笔瘾”而已。晋王羲之《笔经》：“岭外少兔，以鸡毛作笔，亦妙。”苏东坡也用过鸡毫笔。

久在海外，旧所赏笔皆腐败，至用鸡毛笔。拒手矜劣，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搔痒者。——苏轼《书孙叔静诸葛笔》

苏学士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作字，疏疏密密，无不如意，后至惠州偃耳，囊中笔罄，乃用三钱鸡毛笔，心手俱不相应，亦苦矣。——郑板桥书《笔谈一则》

从“拒手矜劣”“心手俱不相应，亦苦矣”看来，鸡毫笔显然很不好用，在古人看来属于非主流笔具无疑。故而，让笔者感到困惑的是，像张鹏翼先生这样传统入骨的老一辈文人，缘何冒险“笔走偏锋”，执着于不入传统主流的鸡毫笔？

张鹏翼先生的弟子告诉笔者，先生用鸡毫笔作书，原因之一是受同邑书法家杨梯影响。杨梯（1880—1951）字子闾，史学家、书法家。著述甚勤，学术功力颇深，著有《通鉴事纬》等。书法尤工，渊源颜平原，私淑郑孝胥，喜用鸡毫笔作书，书风峻逸凝炼。张鹏翼慕其学识，而信鸡毫笔可书。张先生用鸡毫笔作书的第二个原因是生活窘迫，难能用得佳笔。有位叫金辛西的教师擅长制毛笔，与张鹏翼友善，尝试做了几支鸡毫笔送给他试写，上手之后就放不下来，竟至换写狼毫羊毫就觉字俗。鸡毫笔极耐用，又可就地取材而不必多费钱，可谓一举数得。张鹏翼很是感谢金辛西，曾赋诗以赠表达谢意。

以上接近于“见贤思齐”和“贵人相助”的美谈，于探究张鹏翼选择鸡毫笔作书之原委，仍然缺少一层内在的文化渊源。所以，宋黄庭坚关于鸡毫笔的两段非常著名的题跋，很值得一提。

崇宁三年十一月，余谪处宜州半岁矣。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，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。予所僦舍“喧寂斋”，虽上雨傍风，无有盖障，市声喧嚷，人以为不堪其忧，余以为家本农耕，使不从进士，则田中庐舍如是，又可不堪其忧耶！既设卧榻，焚香而坐，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。为资深书此卷，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。——黄庭坚《题自书卷后》

会予迁入宜州城中，土木之功纷然作于前，不能有佳思，桂州人日日求去。窗间屏事书此，心手与笔俱不相得，譬如稚子画沙上书耳！……一日饮屠苏，颇有书兴，案上有墨渾，而佳笔莫在，因以三钱鸡毛笔书此卷。由知者观之，在手不在笔哉！——黄庭坚《跋与张照载书卷尾》

据知情者回忆，那时张先生的居住环境是：一间仅30平方米的木结构矮房，前后隔成两间，一为卧室兼书房，一为厨房兼盥洗方便之所，门朝路口，靠窗摆放着一张较大的书桌，靠墙西向铺张床……“衡门低首过，环堵容膝坐”，和黄庭坚谪贬宜州时的状况惊人相似。

从存世书作来看，张先生极喜抄写山谷题跋，对这几则文字当不会陌生。由此，笔者大胆推测：张鹏翼正是从黄山谷身上看到相似的人生境遇，又从黄山谷“在手不在笔”“心能转腕，手能转笔，书字便如人意，古人工书无它异，但能用笔耳”等论断中找到运用鸡毫笔的依据和自信。张鹏翼也曾写下“腕随心转笔随手，几许功夫学得成”的论书诗句，可谓

是自觉与宋代前贤遥相呼应，于是“五十岁后好以鸡毫笔作书”，驶入宋矣。

只有作如是观，才能纠正以鸡毫笔作书是游离传统书艺的一种成见。

张先生所用鸡毫笔，普通木质大楷笔杆，笔毫长近七厘米。笔毫采用放养多年的细毛鸡股下和大腿部绒毛制作而成。绒毛无硬梗，最轻柔，吹一口气就能飘到空中，所以鸡一定要够年份，其绒毛才不会太嫩而易腐朽。持横笔杆，笔毫软垂，轻摆笔杆，笔毫甩动，可见其至柔也。以“尖、齐、圆、健”四德考量之，鸡毫笔未濡墨时毫“齐”略备，濡墨之后稍显“尖”、“圆”，而“健”最欠，笔腰弹力明显不足。这样的毛笔，书写起来是怎样一种状态呢？

张鹏翼尝言：“练书法就像打太极拳，可以运气入静，万虑皆消，富有禅味。且鸡毫作书可达柔中带刚的效果，功夫愈深，效果愈好。若能心到手到眼到，可表达自己的个性，达到性情自怡的境界。”据张鹏翼弟子回忆，老人用鸡毫笔写字，总体速度较快，然而急徐相生，富有节奏，而太极拳宛如行云流水，渊停岳峙，可见所喻未谬。

张鹏翼先生书法初从欧阳询《化度寺碑》入，辅以翁方纲求其逼真，行书学李北海《麓山寺碑》、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《化度寺碑》用笔瘦劲，结体内敛，法度森严。清代翁方纲深爱此碑，谨守其法，“无一笔无出处”而不失大家风范。从张鹏翼92岁所书“山状溪流”联仍可窥见其早年对《化度寺碑》和翁方纲的取法痕迹。

中年后专攻今草，钻研孙过庭《书谱》30多年，“池水尽墨”，不仅字法了然于胸，而且文理精熟，最有心得。这一时期兼学智永、二王。特别是50岁后专以鸡毫笔作书，笔墨语言为之一变，线条柔刚相济、枯湿多变，更旁及汉隶、南北朝碑刻，增其骨力，书风愈显苍劲浑厚，高古清雅。这种融汇诸家于《书谱》的小草书风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，最能代表张先生的书法成就。

先生95岁所书苏子瞻《前后赤壁赋》长卷，1994年5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，是其晚年代表作，此卷137行，每行五到八字不等，凡900字，一气呵成。起始部分点曳从容，缓步徐行；及至中段，慢慢进入良好的书写状态，铺得毫开，收得笔拢，使转流畅如行舟绿水；愈近末尾，点画愈是腾挪跌宕，极尽鸡毫笔之所能，腕随心转，纵横恣肆，笔墨枯而不竭，湿而不靡，淋漓酣畅，景致万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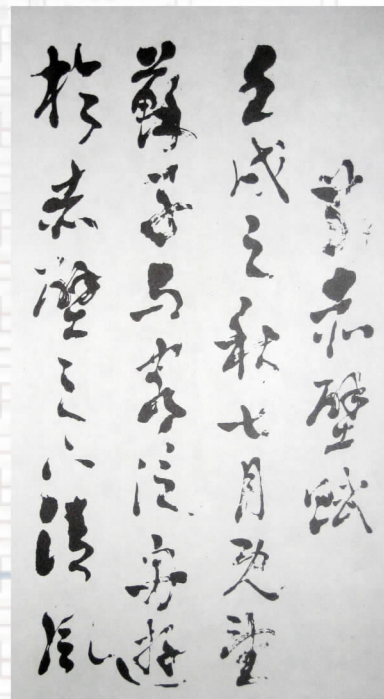
此卷书法，气息一贯，延绵不绝，观赏品读之，如游佳丽山水，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渐入妙境而途不知远。张鹏翼先生的学生、著名书法家谢云生于卷末跋诗：“捧篇读诵两三回，文翰清晖眼底徊。爱艺爱乡弘砚墨，传香传道事书台。象藏逸韵云飞瀑，笔润幽章月送来。卷前观彩添钦仰，丽景流成长短裁。”并叹为“大橡之构”。

苏渊雷先生这样品评张鹏翼先生书法：“垂髫学书，八十年如一日……博采众长，遗貌取神。不求变而变，不祈新而新。尝谓书法最高境界，厥在写我学问，抒我性情，字外大有事在。五十岁后好以鸡毫作书，别饶韵味。山谷道人所谓‘用三文买鸡毛笔书之’是也。技进乎道，渐近自然，人书俱老，神明不衰，鹏老有焉。”此番赞语，堪为的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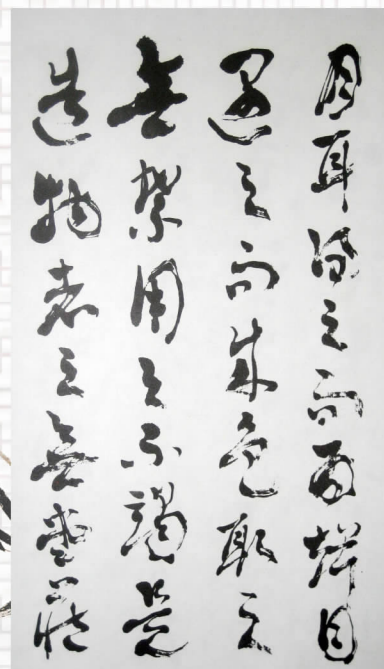
由是观之，张鹏翼先生书法非但未堕入鸡毫笔之器用小道，反而成就一代名家，化柔弱为刚强，变平常为神奇，真正达到了黄山谷诗云“化我霜毫作鹏翼”的高境界。



张鹏翼先生所用的鸡毫笔



《赤壁赋》



《赤壁赋》

庚辰秋府古軍書特毅河南甲乙  
諸誰向百子年上見祇憑西目辨  
龍魚  
丁卯冬月  
張自怡書於知味齋